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五

穆宗　唐紀

正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聽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已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穆宗踐祚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久豈不爲賢主乎一旦居兆民之上身在大喪柩方在殯已與羣臣吉服游戲無度若膏粱騃子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

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養之類歟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爲急周公之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謂輔導者非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閹寺嬪御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蓋與近習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久熟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舉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道既踈保職又闕夫傅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蓋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祇慄而莫敢仰視萬方承奉而

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禮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方幼智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邪説移惑不能入也爲之不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好生於内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宗不可得已葢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之際不忘警戒而況幼沖之質其可廢閑邪拂違之道乎是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爲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侈奉太后尤爲華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爲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諭父母於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諭父母於道所謂尊親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美飲食爲聲樂嬉戲土木之奉多旧[illegible]淫[illegible]䜩遊之費所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爲能養者何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夫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爲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儉廉爲貴也使其有之豈不載於書若既以天下養矣身爲聖人可謂弗辱矣烝烝乂不格姦可謂諭父母於道矣故孝以舜爲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皐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即慆淫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箕子以爲憂君臣上下沉湎淫佚常武以爲刺外服侯甸男衞邦伯內服百僚庶尹宗工罔敢崇飮周公以爲誥凡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丁公

著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爲將勞聖慮
若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
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
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擿
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倪安得而然
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亦不當然而不
解也且譏切與發冡勳重郭汾陽不怒父冡見發安朝廷
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患心
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終始之殊也宗閔黨雖多小人使文
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爲吾用

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與鎮久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爲侈靡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財也已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怨非已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予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爲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

年僧孺曰設法所以禽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贍曰能聖人不偏廢也尊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鯀此四人堯用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如之何用當其才不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東

士落籍者殺皆爲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内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壞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慕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籍空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

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豢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爲功不勝則歸罪主將凡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也守踰年竟無成功

魚朝恩督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則無功伐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之重智略之高自相憲宗以來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又挾烏重胤李光顏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去者而不能有尺寸功則以中制舉動又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

假敢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
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州之行
亦猶是耶
元稹然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
司空留守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其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
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詠則可以觀其事君寓情於美刺
則可以觀其達政若無識則其言背理傷道雖有華藻不
能獨勝而不爲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
公忠勳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
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詩雖凌駕七
子而追攀四始亦何足貴歟不特稹也如柳子厚劉夢得

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爲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

姑息

晉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宮僚分黨與穆

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又況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

非鄙夫懦士所樂故以天下厭兵熒惑儲副而憲宗不知

其子之爲人所愚也所以善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人聞

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善始猶懼不然始

之不圖終於何有

裴度元稹皆罷相

先是和王傅于方說元稹遣客說王庭湊使出牛元翼仍

賂吏兵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道以使給賜稹皆然之有

李賞者知其謀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左僕射韓皐等鞫之皆無驗而二相俱罷然則何說也稹爲宰輔聽邪人計賂吏兵部僞出告身不問其它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爲其罷宜矣而併及裴度則以主稹中人愠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事在目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况國門之外乎

牛僧孺爲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在外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引僧孺爲相以排己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文饒資氣勁直材略通敏而不知命猜哉飢饑流隷得簞食豆羹則生不得則死然行乞於閭閻覓不可得豈非命哉而况宰相位亞人主舉千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爲

之苟非有命雖以仲尼之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
庸鄙之夫往往爲之其爲之者或終其身或才及旬月或
聞命而死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尊榮累世或家族殲
夷考其善惡雖係於人爲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歟彼
李宗閔牛僧孺合從締交以排擯已是則人爲也而其所
以然則臧倉公伯寮之類孔孟歸之天命者也文饒不悟
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而爲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張
說有云宰相時來則爲之今以不速爲生怨不亦淺陋之
極歟

敬宗　唐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爲儲貳逢吉

力也李紳輩皆欲立深王耳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未信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閱然後貶紳爲端州司馬百官■詣中書賀逢吉猶以貶太輕上欲殺之獨韋處厚力諫不可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李紳請立上爲太子疏上乃嗟歎雖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爲人臣而動搖東宮罪不容於死必事狀明白獄成而爭然後致刑今逢吉鑿空生詞使貴戚惑於內羣臣攻擊於外加李紳之辟苟非韋處厚力爲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以建儲爲己功王守澄左右之敬宗既閱文書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黨比誣罔較然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使紳誠有搖動之罪敬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爲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

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嘆之是以其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紳既貶百官詣中書賀然則舉朝爲逢吉黨獨處厚一人忠於敬宗姦臣陷害忠良擅作威福如此而君不悟唐室自是日益卑矣

蘇玄明與染工張韶等謀作亂匿兵於紫草車以入至銀臺門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頃康藝全等擊定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法當死詔並杖之仍不改所任

門戶之役閽寺所謹也縱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疑焉雖兩中尉諸内侍力欲庇之亦無以爲辭矣赦其死已爲失刑又不改所任它日減燭行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昵專昵宦官其禍至於殺之生之廢之立之如御蒼頭然亦不思甚矣其後世戒多矣

章勳屢諫亡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章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于色沉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諫今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沉湎可也是安得爲忠乎不然宴遊逸樂之可爲與否特係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爲是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盍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陛下方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之重貽皇太后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動

聽矣

鄠令崔發鬪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不知乃中使也上怒繫發於獄羣臣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齊洋隋廣則未有不可諫者顧人臣觀望則愛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負其君者常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譬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之死不特是也聽韋處厚而貶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瑶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荅優詔

從北門之奏而質量稅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般費須往吉
甫所引而伸李紳米言有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陋而能
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
優哉其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薰化奢麗以蕩陵德
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
王之慮深矣

昭義節度使劉悟薨子從諫爲悟遺表求知留後李絳以爲
從諫未嘗典兵衆必不盡附今但速除一帥令兼程赴鎮賜
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
開元和中興之業然竊有未諭者深之撫馭藩鎮必以優
賞收軍士之情且以魏博論之既以田興爲帥勢自帖矣

復出內緡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羈縻田紘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賞設上黨豈事幾應接當如是耶其後帥山南罷遣新募軍宜少優給乃有靳焉無乃可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固難執權耶

逢吉罷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黨盈朝力沮裴度而爲度言者亦衆敬宗卒能辨察誣謗召度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而已而前史斥爲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弑何也居帝之習爲不義自在東宮爲日已久血氣未定卽享富貴之奉非真賢卓異不陷溺者鮮矣使因忠賢若伊呂教

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决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義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寘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旣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愼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爲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效於章跡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眞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

未嘗出於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孟為師學之為王者事也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適卑識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任道為重也

鹽鐵使王播自淮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千萬卿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即位裴韋二賢當國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為常事故與進奉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韋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不能革使婪貪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而涬上心多矣豈非裴韋之責耶

策賢良方正中者二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
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
使蕡何也愚讀蕡策有三事爲裴韋之所避也一曰閽寺
擅權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
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一則譏及文
宗二則譽隆宰輔三則力詆官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
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盡以棟國
取賢爲君救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因蕡
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
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
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勵之以禮

則不出中旨大討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宦寺必曰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雖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贊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褒章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目備色耳備聲口備味體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君哉文宗率其素稟終始不變其可與爲善與起治道無疑矣而旻又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讀其書味其人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冠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蠻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薄激之衆怒大譟趨府絳方宴飲不爲備遂爲賊所害屠其家詔右丞温造爲節度使造至凡新軍盡殺之因叔元以事聞詔流康州

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而不去未爲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與敬猶爲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爲李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爲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旣闕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怨懟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作亂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

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歷經遭變之多姦也擊之禍皆
揚叔元所爲温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戮之具以事
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舍楊叔元則爲失
刑無乃亦懾畏北司故耶是故爲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
者則可耳

上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
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爲
信甚怒守澄即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捕
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鞫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覈實注等
恐詐覺請止行黜貶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未有
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爲裴度韋

處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
戒蕭望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
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
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户
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忠智
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與甲茂夫之爲踈也焉存亮無
寵於敬宗而卜染之變衛社最勤今又佐佑申錫免其咎
害逮事既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愿忠智而可與謀者矣
王璠懷姦故爲不密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
孽不可逭璠其是歟

李德裕朝夕且爲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説
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喜則可平宿憾矣宗閔

問其次曰否則御史大夫宗閔可之悰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槩譬如松柏有拳曲而無軫軥之狀譬如騏驥有蹶失而無駑蹇之資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悰稱小子爾大夫之命驚喜泣下此凡庸鄙瑣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造爲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不別乃掇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爲心然於牛李二人則偏有左右故悰之猥說亦不削去若以文饒爲人之大槩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劉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鎮既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

心亂之亂而益驕

平章曰夫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為之臧彼强國悍藩亦人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盍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為之禍程與其鄰友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朝廷不治而勞心於人之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可謂不善擇術矣為上之理也我則慕為忠義為上之亂也我則變為驕悖已無微德皆因於人是以盜賊自為也然則其所謂忠義者實未嘗知之徒聞其名耳使其真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為善者貴於真知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杜牧憤三鎮桀驁而朝議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
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爲浪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
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
其次爲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
府爲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
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嘆曰
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以一言爲
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爲諂諛陷主
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

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恥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爲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爲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率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旣爲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御細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忮文存物欲而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擠之計不能自已者何則比周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文饒知道循義於以處興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

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
則人執喻其所爲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
變天子震驚于門流血泰地有災食非虛語鄭注徒知其
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弊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
也文宗乃爲作率禁衛疏浚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震驚
之及喑嗚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杖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爲弑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宗必欲
治之執付廷尉鞫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當時同情亦可
併得事非私憤官竪亦無由起怨豈不善哉而用李訓計
黯暗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爲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獎拔率在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居崇秩

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遜詞而牢讓鄭覃在内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貞為利隨而不貞隨之耻也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克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問曰是涯手書乎曰是如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首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舒元輿李孝本斬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耻又附順奉承之如弗及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

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若豈不望其一言爲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慊矣乃依阿取容畧不辨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豎肆其慘毒朝綱國法掃地殆盡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爲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善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專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爲盡乎人情事變矣世有好爲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疊句幾易一二言

如穆木蠡斯桃夭芣苢之類以爲笑則其於詩蓋槿乎藩籬之外又豈覩夫堂奥也末習相師徇末忘本於是有朱窺六甲先製五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妙之作高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至又纂集古今詩人爲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題其選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爲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殆亦操舟累丸承蜩履豨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良有以也而唐世乃立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壞敗人才之甚歟

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辭侍讀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決

見微知著矣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行其言於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有容身苟免之行尸祿素餐之耻矣當文宗時張仲方韋溫正直有識斷李石不舉為同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覃以為不宜再用陳夷行曰是鄉以朋黨亂政尚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為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如楊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賊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盡殺五人可耳紂欲剖比干而勸之曰盡劓刖之可耳以是為中不亦悖乎李宗閔果賢豈可前為宰相而後為一州果不肖則一州

有民有社有政有事奈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恭身寡過而暗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主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

太子永暴薨謚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暱小人遭譖毀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乎蓋楊妃既殺其母慮它日爲己害乃密殺之而請加美謚以揜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保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道也故君德有三以仁爲首

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問知其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構太子者皆爾曹也盡殺之上因是感

傷舊疾遂增

欲除太子者賈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睹秋毫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母恐其臨朝生亂彼鉤弋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愚弄其君而君可愚弄豈至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效乃爾耶

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己遂矯詔封成美爲陳王立潁王瀍爲皇太弟上崩武宗即位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必當師之事不師古其中者偶合耳其不中者皆是也死生之際人

道之變也故正終正始爲人君之大節按成王有疾甲子洮頮水是不能沐浴矣相被冕服是不能振衣矣憑玉几是支幹之劳矣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疾大漸病日臻恐不獲訓語嗣事是氣息僅屬爾而其所命上及文武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羣公詞意備盡無僭無亂精明卓然前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爲後王終始之法夫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慝計何由得乘其間故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所謂正終正始者謹於禮而已矣克謹於禮不以死生亂其志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徽德之效也文宗無奢侈音樂之好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觀其質而無聖學故於人君之大節憒憒焉不然當

疾病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侍臣諫官御史而出顧命面命大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意欲其居正寢不死於婦人宦竪之手其垂教之意深以遠矣

武宗　唐紀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惡中敏黨楊嗣復出刺婺州

異哉宦官之任子也古之奄人取生而精氣閉藏者爲之及有宮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戮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爲而有子乃至於廣嗣續受延賞其自誣甚矣有國家者闊略不問蓋狃於賜姓其猶用柞接櫟割牛犢羊了不相

涉多見其悖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笑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遂逐之其失大矣伊尹爲世保衡周公旁作迓衡衡之爲言平也據持衡之地則當以伊周爲法平心平怒平章百官然後天下無不得其平者而自爲黨首分別徒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逸薛季稜死上復欲誅楊嗣復李珏二人李德裕力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並流嶺南

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爲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其未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既君之也則上下之分定矣

故堯自唐侯而立舜自耕稼而立禹自罪人之子而立啓
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變雖衆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
聖賢嘗之兢兢業業常以不克負荷爲憂不敢以位爲樂
也以位爲樂者其享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
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以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
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歷數大寶如置篋中
物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曰朕嗣位之際
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既以陳王成美爲太子矣若非彌
留之際中官廢立天下固歸成美潁王何預焉使宰相於
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卞度藩王此不忠之大者武宗
豈得以此責宰相也萬一陳王果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
則天下固歸安王溶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乃曰向若安王

得志朕那有今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位爲樂者哉雖氣
習吳過有剛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
及成年未克壽子弟克立其爲穀洛及成矣老報不亦著
明而可戒乎

右散騎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
恩非己出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

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爲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必
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當謹
守而閉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
故善爲相者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世以爲名言然則張
安世不受拜官者謝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
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斥逐賢能引

撈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譏若不聞知者始爲此文以眩
主聽而實則輸情素通賄賂附麗牢密甚爲交私大矣公
私之分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不必揭日月而行天下無不
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
敏中詞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諒自元和以來爲名臣而敏中無聞焉李
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己不附己爲辨乎居易
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
而譽其器識伸己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
之道也他日見猶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慕冠帶百蠻之名而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賂以金帛而和之一耻也與爲兄弟而和之二耻也嫁以愛女而和之三耻也或乃以用兵爲威此三耻爲德皆非威德之實也無怠無荒用賢者難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蹀血屠城然後爲威甘受屈辱以媚悅之然後爲德哉三耻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爲和戎之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

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雪久耻宰相牛僧孺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濕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奉揚國威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内屬坐取千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而嫉臣者詒臣縛送降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爲向化在吐蕃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也僧孺所言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劒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開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强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

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皐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皐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皐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弃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與險要而弃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蔚茹川下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爲稔元根召冦之事邊隅

覬得空然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唐有天下西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扞禦之畧何至爲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既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辨也

夜召翰林學士韋琮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令草制拜相大臣無知者

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者一國亦然爲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鹵莽零落而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中立武宗時無若李文饒是宜專持政柄若並時衆賢翼而佐焉可耳苟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察未有能成功者是故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信斯言也則是尚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曰人主當

辨君子小人不當致疑於君子譬之爲政欲復古而行井牧既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者又委夫授經界者此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井牧之人相與彌縫匡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得用賢之道御臣之方者也若玄宗喜韓休矣而參以蕭嵩則休必退而嵩必留文宗喜鄭覃矣而參以楊嗣復則覃必負而嗣復必勝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戒舜也惟和惟一伊尹所以稱湯也罔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傅說也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同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爲然以爲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爲此親擢意者特不欲

德裕引人悉爲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姦論之末足多恠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爲者如良賀呂強趙整張承業所爲士大夫或不逮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姦之罪人歟夫士良雖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恭顯十常侍覆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疎斥我我恐之刃亦莫

之勝御奚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餘
階闥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澡濯其心崇飾奢侈娛悅人
主耳目疑非大不可者然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
惡其不忠猶欲誅戮譴於既死也爲士大夫口誦詩書師孔
孟或乃貴極將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終
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耶

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馬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
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
可恕竟擊斬之盡誅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馬元實直以目前實事
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縉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爲罷兵
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姦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

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寶是也雖然猶有根焉元寶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于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

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幸德裕曰是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

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亦然其繇從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矣稱也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有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繫之孔業問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某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甘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藉宗祖破亡家國殞斃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意以道為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與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

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
乃邪誕之甚與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
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以養口體避稅役士大
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
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
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娑婆寐憲
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
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閙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
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
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二家至其
子稹爲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嬰孺既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餘家得至上黨何也于以見當時索捕雖嚴而容匿之者亦衆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官竪無道故也天下莫容於人必以呂政大索而揮椎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夷人之宗使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脫所宜變易姓名散而四之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趣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斥責士良伸理涯等既感其恩因以爲可恃也曾無一人知藩鎭倔强理逆勢悖非能久而無變者與其巢于危幕無寧效杜根成翊世流離轉徙之爲安乎王涯賈餗自有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黽勉苟容以生禍亂致凶竪肆行無辜死者以數千計宗廟幾覆天子氣塞噤以沒身是誰之過歟遺孼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孝德裕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
許之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忿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
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
猶扞去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
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忿則平之
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
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
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稱其
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慾
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

吐蕃而未復天子循感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豈惟驕欲已肆彼怒忿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涵假於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者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識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加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且奏二人與從諫交通書疏上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己之不正如正君何哉己正矣于以諫君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憾不平欲報所仇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有得上

恩曰假有過甚必勉從我故公肆詆毀斥孺閔于嶺海之
慨瘴癘之地然後爲快非惟武宗志已驕意德裕之量亦
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
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仲弓
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怨怨而收伎而克數十
年如一日其德未嘗進也則其博聞强記著書立言之學
皆外耳何力之有

上惡僧尼耗蠹欲去之趙歸真等勸之凡毀四千六百餘寺
歸俗僧十七餘萬尼又半之

一身正氣爲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
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
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之類也釋

氏盡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必待歸眞彼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溺之才歸眞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敎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盡其說以善爲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衆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人獨見欲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革弊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育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爲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富厭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句當軍國政事

三月甲子上崩

疾生倉卒難豫處後事者君子猶譏其辨之不早也武宗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眞有遠慮豈不能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爲換骨故遲回希望目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見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爲士良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爲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爲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閤起居面禀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珏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

也其餘固與責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五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宅後古墻陷得錢盈舡母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豈敢效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爲也棄陷墻之貨高乎主烈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間獲則以爲福失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寧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弟之責終不一言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楊國忠置

暄上第者爲婦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遠於人可以激頽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所爲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反者即位之始即信方士受法籙是已在端陵朝與是事者遂歸直其迹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謫見于天日爲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之物而有侵翳昏暗之象向從致之以克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

爲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爲一相

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君人君行私又何以責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擇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于鯨波之南炎毒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者爲宣宗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爲德裕伸冤一節觀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爲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仍論達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奬用者貴不能然是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樓欲自隕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謀不祔于憲宗不合葬于景

陵爲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蓋挈矩者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輿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輿而儕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敬之者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母齊也成周而上無越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一貶再貶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王次則譏冢宰上則譏爲之夫者下則譏爲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爲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有明哲之君不敢行僭亂之禮者或以封邑稱君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今宣宗嫡母鄭太后無志聽政之

初遽奉太后侍兒比肩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嬖失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鐫削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大后汾陽之孫憲宗正妃逮事順祖母儀五朝今爲庶子所陵其怏怏固宜宣宗所當恐懼自責思悅愉其意者乃親行弑逆以快妾母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使合葬不得祔廟其與季孫意如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據見行事黜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盡以素爲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

能及者改備邊庫爲延資庫是巳武宗德裕之爲備邊庫欲取河湟也至是吐蕃國亂紛爭三州六關先巳來降特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等鎮應接而巳非有戰師饋賞之費若會昌政事皆謬妄宜改則備邊分畜戶部度支錢帛及受諸道進助最爲不義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十萬戶也陛下柰何興之於巳廢乎

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

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石養十七萬僧誠
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
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雖吸風飲露巢居野
處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
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
蓬果羣盗依阻雞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宰
相崔鉉曰此皆迫於饑寒一使者招諭可平矣乃遣京兆少
尹劉潼潼請不發兵攻討至山中直前宣詔赦之賊皆降潼
歸館而贄弘至擊滅之

崔鉉以宰相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說降而罷
攻討其討慮一也然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爲二策
兼用非王者威懷遠人之體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

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遽行羣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爲大者惜哉韓信不齊不顧酈生李靖伐突厥不恤唐儉此兵家狙詐僥倖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爲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爲非矣處己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生之期城下之盟牛僧孺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渼薨追謚靖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鄆王官爲太子者也今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鄆不以過惡聞獨以母士無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渼與滋得愛於上渼既死徙爲滋兄沂爲滋弟其不

猶有瀾洽汭汶四王一齋其序豈不各起覬覦之心乎宣
宗察慧暱整而暗於大理他日所愛者不得立所惡者反
得立是徒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
就養朝夕服勤自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雖逮事皆無違
孝之譽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若心通正理移此心以
奉鄭太后則何以加諸無間然矣乃聽所生之譖不禮其
嫡待之以震怒拒之以弒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
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末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
孝乎

上問韋澳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

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盡矣宦者見其奏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韋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患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二樞密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爲也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爲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季稜方奉陳王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貴宦其心寧能一耶已付襲王與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而開元實

王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韋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善蓋面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北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易所以有不出户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爾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宗廟有託不爲姦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爲也宣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爲有太子則人心向己不專各有爲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文宗武宗爲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爲人所廢當立者爲人所排雖欲閑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而

太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嗚呼已爲憲宗子既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不惑猶以大利爲心靳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矣是甚悲哉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嘆耶

判戶部有闕上欲以韋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河陽

韋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而不公寧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爲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爲親非也百官必欲

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忠惟其公而已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列于庶位者宰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故用人惟己者人主之道也

魏謩爲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謩獨正言上每嘆重之然竟爲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爲諂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宇文士及不得與王珪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憬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吉甫

柔媚所傾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嗣復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涯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爲綯委曲所傾如是者十蓋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冀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恥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論之好賢不堅惡惡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績朝廷因而甄奬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
雖實不能革猶文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
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
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濳䟽則益信羨
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濳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不
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賞之審如是將
安取餘且方鎭專制境内其倚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
羨餘之名存而甄奬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
增削所致也殆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扃瘵不若禁絶羨餘
無得進奉則民瘼庶乎又少損矣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漂没數萬家
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

知漢將亡龐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爲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髙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災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遼或曰繼或事應必他人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唐之君臣知儆畏災異者絶少宣宗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之也

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夔王滋爲其非次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出之爲淮南監軍副使丌元實曰何不見至尊而後出乃道引之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立鄆王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鄆王居長不聞過失宜早立也以無寵故常居外宅必欲立滋盍亦及時而定既慮越次則溫立何疑焉猶豫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以愛子密屬所厚中人不與大臣謀之自以為得所付矣當纊息之未定同列意異者變置移易於呼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亂長幼之序果何為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傳之子令富有天下為心雖子亦靳與之此不得已然後出口如以囊褚閒物竊相付與不亦惑之甚哉王宗實非能以正義推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奮勢所激乃似義舉且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亦不以愛于有變而立之耶大抵欲恩出於己則是非賢否宗不得不相及故王宗實立懿宗

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唐紀

二年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宰相出悰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欲以反法處之悰封而歸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主上新立當先仁愛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習以性成樞密不自愛乎二人曰當白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請宣意悰無語皆惶怖悰曰無慮既而開延英上甚悅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子房引四皓多取杜悰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嗣世柄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蓋於事定之後責其

同異也惟德宗信讒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官憲
與故武宗怒楊李二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辨析則
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况懿宗庸懦無能不得立而得立
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
奏乎並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悰相反復豈悰附語
於三中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
夔王王宗實方實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方叱責三人
者迎鄆王而奉之文安得宦官請鄆王監國之奏密欲治
當時宰相是援立者自以爲功則此旨當出於王方兩實
楊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究必無是事特杜氏私
錄載僞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虔奉宗廟孝思不足文瞻展陵展拜奉先之意亦勤矣以顯宗行之載於史籍想其精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怠於政事所以嗣守洪業者無其本矣顯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陵以是爲恭不亦末乎禮曰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毋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書而飲杯圈猶爲既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顯宗當以耽宴遊之心而御問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德變怠惰爲憂勤革侈費爲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也

五年二月彗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譽蓋瑞星也

未大喜慶請宣示中外敘諸史策從之

彗即孛也孛言其氣孛孛謂其象氣孛孛如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為瑞者也星孛而為瑞則日月薄蝕雷霆風雹其異禍皆可以為瑞矣後十年龐勛亂于徐泗東方騷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王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愚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為來日計況十年之後乎是故謬亂名實以天變為嘉祥取說人主楊收曹確為相曾無格君敬懼之戒反聽司天諂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千餘萬人賜予不可勝紀

天理人欲自微而著皆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德以先天下其效至於賞盜而不竊路遺而不拾貢獻鳥獸亦不可勝用強禦悍狄亦不敢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於是酒池醼酣本於杯勺肉林異珍本於炙截盈膏柱炬本於照燭文士繡衣本於館宇優伶預政本於絲竹祭廟掃地本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四海困窮猶不足供矣故大禹以克勤克儉為賢伊尹以豫怠儉德為訓未有放慢奢汰而能永者也宣宗有子長立而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基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者

豈冀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刪除可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援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爲州長史何其知一而不知二歟爲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畏愛之今以樂工爲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爲王府率用拾遺竇洵直諫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年不代

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年戍卒屢乞代還不得
遂作亂推龐勛爲主沿江東下至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節
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爲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
至徐州爲患必大綯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
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
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
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
末年江西湖南宣州軍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爲藩鎮
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
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
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後與信豈非爲國之急務乎令

狐絹事宣宗十餘年再出輔弼雖爾身在外事必從權且向用李湘之言八百潰兵何足平者苟偷安便已忽略大謀唐有典刑豈容免責哉

勛攻彭城不移時克之因彥曾殺戮等三人上表求節鉞

崔彥曾有數百里之地爲之牧長貪賦嚴察不濟以寬又行刻薄不濟以恕委任三將軍中懷怨而不知府庫空虛無以遣戍而不備又失大信於遠適久屯之士以此守常難乎其善後矣況當變故乎其因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爲資送未幾拜同平章事

懿宗固騃矣韋保衡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楊收女資送甚盛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門而收竟

以賄賂保衡躬自踐之又以寵爲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

懿宗愛其女而納諸侈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没於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蕘渴求飲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爲則無不勝任者崔蕘爲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染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不稱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汙辱皆己求之耳亦可爲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上荒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靡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召見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

上因流蟠叟於愛州

古人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藝宗為路巖而疵邊咸為邊咸而流陳蟠叟蟠叟已之忠臣也邊咸宰相之姦吏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雖昏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楊愔猶足以免其身已旣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腹託之臺隷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訾價公道壅塞紀綱紊亂而不可支持之勢作矣

路巖韋保衡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思州司馬

一康承訓討龐勛勞績茂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勛旣平亦無餘黨不盡者朝廷已頒賞典矣而路韋二相復治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愚度之二人慍賄之不至也于時貨賄
公行嚴保衡爲藏首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遜饋謝
既累月矣嚴保衡以爲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惡
觀其奏語曰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乎在
夫殺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于重典而竄之遐荒快意一
時從自及也豈不爲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韋殷裕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産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
不知此矣韋殷裕身爲師儒是由文學選宜亦讀聖人之
教何乃從事於告訐耶懿宗殺之淫刑甚矣淫刑人能譏
之殷裕出位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

膜拜流涕霑臆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肅子孫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晏駕之禍以比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尚非悲悼感心何至於是于以見懿宗年齡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爲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爲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怙帝婿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毆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喜怒乃皆爲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以劉瞻爲相瞻之貶也劉鄴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

劉瞻之死其猶賈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爲黨瞻豈可與之同朝彰其罪惡顯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世俗以推慈無智爲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立乎巖墻之下壓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市脯猶且不食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懿宗奢侈用兵之後連年水旱盜賊蠭起

饑饉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焉出於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貪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鄭隱保衡之謂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害稼宰相皆賀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螟蝗之政至於人力不克亂雲氣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不可不畏也王莽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諂

諛佞僞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恠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之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從遲疑廢置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者專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瑑三人賊必可平矣雖然察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黄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内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奈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心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減削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怨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爲留後克用令軍士乃文楚食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得制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亭武岢嵐等軍

子爲逆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正使石碏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推恕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興討伐之師曷若審處於始耶夫沙中暴悖之人則無所爲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畜智韜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爲邕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御蠻寇所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邕州爲賊所破文楚

親罹其患餘君不悛又施之大同減削軍食以致怨怒州旣爲人所奪身又隨而葅醢故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國故聖人切以爲戒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爲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支瘁戾不爲用則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雖三相並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祗以滋之耳無亦力爲上言宦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顧望未肯盡力若有開悟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奉身而退之爲愈也

高駢請自大庾趨廣州擊黄巢黄巢必遁走乞敕王鐸盛兵守昭桂梧永之險不許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爲都統近在荊南又應接之便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沆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爲宰相而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莊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發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猶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耎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黄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富貴之資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良之遇君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往往有

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徒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之心此臧獲下隷之見耳昔巨容留賊以爲富貴之資是又以鷹犬自期也若審此數盡力殄賊思策立奇爲唐勳臣顧不賢於養寇自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招禍他日無辜斃於奄君之手非不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達靼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立功不亦快乎人生誰能老死砂磧耶達靼知其不留乃止

是時黃巢寇江左猶未入淮南李克用寄身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遠爲如何天下未嘗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磾李光弼皆有大功於王室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向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寇何足平哉其與趙鞅言者人以爲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志耳惟實故趙鞅信之詭詞僞貌可暫而不可久非孫則殆及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歸罪於盧攜貶太子賓客攜飲藥死

常人銳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衆矣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積廬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浼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爲子其意謂媚

寵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楊收雖叙宗於玄价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雖無狎於令孜終有飲藥之厄而交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不以爲戒也

巢兵尤憎官吏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爲後子欲其后也如此時日曷喪其讎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之時有爲縣令報仇者有爲郡守雪恥者有從其征役饑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今乘東戴冕至爲人然疾其甚於虎狼虵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其而

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頭爲說椎剥困苦如恐弗及曾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爲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爲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旣臣之矣而又納亡命匿公卿是將圖巢與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圖巢者曷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爲亂而已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濬恥於衆中拜乃先謁之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旣應玷辱何憚更改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數李康奉糧於行在責王

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凡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爲門生或爲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旣委質矣而畏人之知抑何異於掩耳盜鍾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爲者鄭畋是也畋爲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爲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逐
何耻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敗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
方士眩人大抵如文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
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
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俾後覺之易悟
也九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
所有然後可信今奇恠其字而不含筆墨崖險其詞而不
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緗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
揚火御杯勺散肴核闃然如有聞乃不出於白晝之時皆
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爲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
是論之孝武之嵩呼與夫壇祠肸蠁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疎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為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為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為害僖宗荅詔責駢獨使鄭畋為之何也以畋與駢素有隙也駢既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為輔相無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逞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

陳敬瑄牓邛州凡阡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申捕獲阡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所以然累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遺餉溪金百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爲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褆身若使處敬瑄之位亦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才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弟揆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

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令孜以建議幸蜀為己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召李克用雖楊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勑則王鐸也是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懲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槩於心故刑餘之人慘忍伎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憂反以播遷歸功勑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雖然以憲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璀自其為太子時終身不能去於僖子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

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商

賈之會土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
宗末漸罹兵革其後裘甫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
以藩鎮擊兵又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
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爲生者不以富
貲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
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
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爲亂因事徵
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爲名

陳敬瑄妄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敢歟是時天子在
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
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比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為叛逆而死由以外物為重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罷楊彥洪與全忠謀圍驛邸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為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救其危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厚伸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桀

酒使氣以語侵忿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
克用豈爲得乎克用既得免宜爲書與全忠自愬者遠赴
急難若兇曠敗敢圖高誼館穀加勤而鼴鼠飲河過於杯
勺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鄭有失溫恭之道至
煩昏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咎由涼德遂敢修
怨方天子播越宗社阽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
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脫略使得自新延
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楊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依
黨加刑誅裨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
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與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
校犯者挐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爲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奏云為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攜而沮鄭畋信裴渥招賊之謀庇宋威欺罔之罪三年之間使賊大熾及為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剌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鳳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遘以令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韋昭度

遘召朱玫迎駕玫亦惡令孜遂與克用合追逼乘輿上幸興元玫還鳳翔欲立襄王熅遘拒之玫率百官立之使遘爲冊文遘辭玫自加侍中以遘爲太子太保遘辭疾歸永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況輔弼大臣任耳目股肱之寄者乎由令孜自上爲親王時有寵既即位擢爲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遘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遘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爲不可爲盡於此有決乎如以國步顛危不克負荷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事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孜猶前日之令孜豈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上左右乎且已未嘗爲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從乎故召朱玫雖曰奏迎車駕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雖

辭撰冊文不從朱玫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官保之命矣處君臣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玫王重榮殺熅車駕還鳳翔詔誅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時朝士受熅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遘之罪固可以死方之鄭昌圖裴澈則有間焉朱氏謂宰相孔緯與遘有隙劾其僞署而殺之德遘何隙豈以上在寶雞遘遣緯召百官而遘辭疾不見以是爲憾耳雖然遘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僞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爲餘人力爭而不爲遘區別惜哉以愚考之遘之死由田令孜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遘在鳳翔與百官罪狀令孜并及昭

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韋意也昭度結宦官得爲相此議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因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走集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師桓文拱王室退可以保土守修職貢爲強大諸侯而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至於滅亡是故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有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不然衛懿公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家而害于國況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人也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爲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存環垣白

骨蔽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田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制桑麻蔚然大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戶口有百倍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爲者夫人能爲之而三人獨能成其功則有異矣使當時以其戶口之增田畝之闢租稅之入衆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斂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十八縣皆以全義爲令長没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爲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强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益急彥恐駢黨為內應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汙辱驚憂偏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晩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齊享祚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亡可見殃慶之必餘也若騂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不爽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為人後世為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騂惑用之使一方塗炭楊行密雖其怨屬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于以收揚人之心委秦彥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之歸楊行密也紿云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獻之既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騂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即日杖殺諸葛殷殺之罪未及呂用之之十一也而楊行密又留不殺何也用之之敗詐爲高駢牒牒行密爲行軍司馬又以其衆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如巢城以授行密行密亦嘗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去受其私己之意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全貫勢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矣豈仗大義創霸業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受誅必以爲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又誰詛厭之哉然女子小人冒羨險狠或出無聊之計若對不以此自夷而人主亦多惑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癸卯上崩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

望觀軍容使楊復恭立保寧壽王傑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王宅

日有食之旣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則僖宗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旣而帝尋崩非微戒可及天意若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宦豎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以亡人國爲喜必以安其身爲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至是盍從中外之望推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贊私立少欲恩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羅弘信孽樂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爲之彥禎知而不治又爲之隱而以盜奏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久速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鍠擒之朱全忠與鍠有舊求之袁襲勸行密斬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爲非而從之是亦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而殲之晝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鍠亦然故襲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今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僭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皐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笥襆衫內侍之常也易以褻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輿之法服是假以器而躋之於是有為師傅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也特辯慧小數御人以口給不知從權之久習以為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所生則衣服以為階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濬以功名為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聞以當今所急濬請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會朱全忠請討克用舉朝不可濬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積也張濬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僭亂也而先結楊復恭後附田令孜反覆二豎之間東山綠野豈有是乎不自省己恨人之議之頗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政項羽所不能行濬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懿僖亂則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佻欲速見小利始任張濬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摶杜讓能韓偓諸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相之任其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徇一時之體
張濬建萬世之利上黽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
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
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
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爲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
造之詞固未易析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
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反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
之訴力主張濬之謀僥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
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
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剪黃巢黜襄王

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既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斧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遂展微效曩者臣授鉞禁旅就行濟河而東遂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鄜延暨宣武全忠兼併徐鄆恥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

之所及豈辛寡弱竊以虞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瞽格
鬭姑欲避其鋭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嘗蒙開宥容其精
袢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冤由於陛下之扆坐納制
敕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
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
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
同流故也是以為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
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
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雷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
為災矣昭宗三年星孛于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

帝庭也其象著矣其告戒切矣使君 相仰而察俯而思奮
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禳之
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好
利之人各勵其毒氣以掃王室如摯之爲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横謂人無如己何然未
有不自屠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
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
爲藩方又養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
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
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歟此可爲中人之永監
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説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史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慮所不及者一日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

勝討哉是宜長而用之俾盡見所長而建不能文忌人勝己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用而不能爲文者地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任子則所遺多矣

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許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事君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濬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眞子固爲父子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因其使却其

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旄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王建屢請誅田令孜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田令孜敗亂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為國督姦之志俾許之豈不賢於擅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以

招開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虔州刺史孫儒發楊行密父祖冢行密攻斬之左右請發其父祖冢行密曰何爲效之

父祖冢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儒斬之怨可釋矣當稱其犯而報之然後挾是自爲寇也向使不得儒而泄於尚不當效尤况已殺之乎行密於是知孝道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爲辭賜之死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在昭宗左右故爲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墮茂貞計中向若答以優詔

申諭理義朝廷帖然無討伐之計彼亦何辭與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生於富貴坐于太平非有艱危險阻于心而知憂事之道日以有喪其乃有濟會昭公高貴鄉公唐昭宗皆在危難中乃忿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褊心奮其淺謀不旋踵而亡何他人之咎歟

鄭綮好詼諧爲歇後詩上以爲有所蘊命以爲相堂吏往告綮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量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綮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張濬朱朴崔胤之徒勢利誘之其中怵焉冒利而忘義此其所

人常態也其言曰如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奚之故為利為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慎於此也

董昌苛政重斂以充貢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爲忠官至司徒爵郡王昌求爲越王不得愠曰朝廷負我遂詐稱帝

人臣竭忠亦效至計宣勤勞適足以酬美秩祿智計而不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為秩祿羞且當請責焉稍有功庸即覬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況於斂民財貢國爵乎夫竭萬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餌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其欲怨出於民謗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何以任之今夫秩祿逾分當四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任天不可任者天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曷不以董昌實

憲梁冀董卓之徒監之哉

上以郊畿多盜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大臣協許則禁衛將壯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北司不便可也而南牙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韋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邠岐為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賢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為國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緯張濬之於武宣蓋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稱兵犯闕請討之行瑜等大懼茂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者據李谿罷相又同昭緯殺殺此二役也行瑜信甚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遣杜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誚昭宗尋卽稱兵脅誅宰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爲首矣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故仗義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圖辱

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逐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褒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首今且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固賴一二賢藩為股肱之助昭宗胡不虛心以觀諸方逆順之迹功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儇浮輕狡之心以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至于再三略不省悟貴近一言則應之如響自此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亦不復入援矣或讀昭宗史見其顛躓危迫未有不動心興嘆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天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交私議論漢法誅之况結强藩以為援劫脅朝廷禁制君父乎此義也甚之容有不能知姦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近王室

徼方鎮怒政在奄寺陵傷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為得矣使其永利而無害其何啻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盧攜之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忠雖煒煒俄頃間如槿花石火未充把玩而誅夷勦族有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未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讓能王摶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昏亂之朝固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為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為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為王

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迫於彊暴將欲避之是北辰不居其所衆星將安拱故春秋不以諸侯朝于王所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焉唐室至是尾大中乾形勢已去將無可爲者必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其人之可託與否晉陽與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戒丕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寧就韓建夫建乃與邠岐連兵陳于闕前執戮宰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幾再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